

张欣 著

泪珠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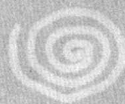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泪珠儿

张欣 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泪珠儿/张欣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-02-004082-9

I. 泪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3940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 责任校对:杨 康
装帧设计:冯海粟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泪 珠 儿

Lei Zhur

张 欣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17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9.375 插页 3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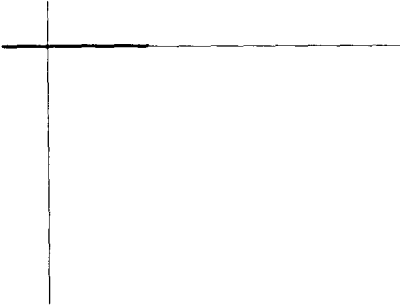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-30000

ISBN 7-02-004082-9/I·3099

定价 16.80 元

作者像





1

华丽的家庭和生活是人人都向往的,不管它背后有多少鲜为人知和让人心痛的故事。

自从有真正的都市以来,伴随它日益成长的便是各种各样层出不穷数也数不清的楼盘,取名也是“上天落地下碧泉”,应有尽有。住在什么地段,什么居所,已是无形的名片,也是身份的象征。

盛世华庭当年是外销房,五十万美金一套的公寓楼,可以想见它尊贵的地位。

当然它的外墙并不是金子打造的,只有暴发户才会想出这么没有品位的主意。楼房看上去很普通,暗红色的外墙沉稳、踏实,却不失王者风范。室内的布局合理,除了厅大房大之外,洗手间和厨房更是超乎寻常的大,不像现在的许多伪华庭,厅大得可以翻跟斗,洗手间却小得像鼻孔。

房价昂贵的重要原因是,盛世华庭坐落在这个城市惟一的风水宝地——金银岛。这个名称虽然有点土气,但是



兆头好。这里果然也是个聚积财富的地方,除了一座造型别致、耗资上亿元的音乐厅之外,便是母亲江在缓缓流淌。金银岛上成片的,极其奢侈的绿地。如果不是市领导急于吸引外资,是断然不肯批这块地的。

当然,盛世华庭的花园与会所也是超一流的。

泪珠儿搬进盛世华庭的时候,年龄还小,从她当时的表情看,对这里的一切似乎很不在意。这太不像贫穷的孩子面对奢华应有的态度了,不至于受宠若惊,至少也应该目瞪口呆吧。这种态度,使得她的养母严沁婷也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的孩子。

令人称奇的是,福利院的院长是一个男人,此前他是精神科的大夫,可能是过于健全的神经以及他所从事的职业弱化了他雄性的一面,他说话慢慢的,没有波澜起伏,音量也需贴耳倾听。他的目光相当平和,神情是淡而又淡。听他谈话给人的感觉是,他与一位上了年纪的慈祥女性没有什么区别。

他说,这个孩子刚抱来的时候就很爱哭,从早到晚,泪水涟涟,不知哪个保育员开始叫她泪珠儿,从此大伙也就跟着叫起来了。这里的许多孩子似乎从出生起就了解自己的身世,大多比较安静,也知道如何讨人喜欢,可是泪珠儿总是像受了天大的委屈那样,不认命地大哭。

他还说,泪珠儿是一个特别的孩子,她活在自己的世界里,长大后也不会太漂亮,而且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那种人。就领养本身而言,她的年龄也有点偏大了。

说这些话时,院长不经意地看了严沁婷一眼。

陪严沁婷一块去福利院的,是她的好朋友邵一剑。目前此人已是名气颇大的专栏作家,大报上有她固定的版面,

尤其是她的“一剑酷评”，更是那些“忽然中产”的白领们追捧的必读文章。不过当年只是一名普通记者的她，被院长说得也有点犹豫了。既然是领养，一定要挑个好的，这是她的观点。

邵一剑是一个血统论者。一开始她认同泪珠儿，是因为听说泪珠儿的父母分别是律师和医生，在孩子刚刚满月的时候遇到空难双双辞世。还听说他们生前感情很好，虽然命运黑如锅底，但总算完成了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却在同年同月同日死的心愿。一剑说，这太完美了，完美得就像编的一样。

一剑悄悄地对沁婷说：不如找个年龄小点、模样乖巧的，甜姐儿在这个世界上总不吃亏。不过出身一定不能卑贱，至少不能比泪珠儿差。

可是严沁婷认准了这个孩子，她说她与泪珠儿有眼缘。

院长不紧不慢地说，带泪珠儿走，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不能退回来。

难道她被退回来过吗？沁婷愣了一下，问道。

她已经两次被退回来了，即便是个不成材的孩子，也不能、并且不应该第三次受到心灵上的打击，否则她将会永远生活在阴影里。

不知为什么，沁婷的鼻子有点发酸。是什么原因被退回来的呢？她佯装淡漠地问道。会掩饰七情六欲，是现代人的重要标志之一，谁见过一身洋装的淑女整天大惊小怪的。

详细的原因不知道，只说她的卫生习惯不好，怎么纠正也不听；她没有礼貌，不懂得感恩戴德；性格方面，既封闭又怪异，总之她不讨人喜欢。她曾有过咪咪和小华这两个名



字,当然回到福利院之后,她仍然是泪珠儿。

一剑眼睁睁地看着沁婷签下了这份“生死合约”。

泪珠儿的卫生习惯是不怎么好,首先是她不喜欢洗手,却十分爱摸整洁、柔软的东西。沁婷不止一次地看见她长久地、投入感情地抚摩织锦软缎的靠垫,或者是洗过的洁白蓬松的浴巾。沁婷也不止一次地提醒她洗手。每当这时泪珠儿就会沉下脸来,一副兴趣索然的表情。她不再抚摩什么,然而她也不洗手。

你洗洗手,地球不会爆炸。沁婷尽量温柔地说。泪珠儿不理她,径自走了,直到她发火,对其发号施令。为这么小的事动肝火,沁婷的感觉糟透了。

沁婷不喜欢自己在家和在公司是一种形象。

泪珠儿有一些从福利院带来的收藏,全是些捡来的糖纸,上面印着兔子或者花卉、有机玻璃纽扣、橡皮筋,以及已经滚得很脏的小小的毛线团等等。沁婷曾经无数次地劝她把这些东西丢掉,还给她买了芭比娃娃、史努比狗之类的玩具试图改变她的兴趣,但结果都是徒劳,泪珠儿爱玩的,还是她的那些肮脏的东西。

有一回,沁婷执意要扔掉那些肮脏的东西,泪珠儿当然不肯,她虽然没有大哭大闹,但是眼睛里投射出来的是十分仇恨的目光。这让沁婷冷不丁地打了一个寒战。

然而这些都不是问题,关起门来数落,打开门时伸着大拇指夸奖,只要丑出在家里,什么都好说。毕竟人们是称赞沁婷的爱心的,她现在是一位母亲了,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更加完美了。

可是很快就发生了一件事,让沁婷简直不知道说什

么好。

那天她把泪珠儿打扮得像个安琪儿，娃娃领的白衬衣，带丝绒花边的、红格子的背带裙，总之插上翅膀便可以飞起来做小天使了。

她们到国贸的超市去买东西。要说这里与百货商店有什么区别，那就是物品精良，价格也贵出几倍，所以国贸超市总是冷清清的，让人担心它第二天会不会关门大吉。沁婷觉得这里的购物环境好，又不必担心假冒伪劣。要想过高质量的生活就得付出代价，这方面她是很想得通的。

买完所需的物品，走过付费通道，她们被门口的保安拦住了。一个年轻、消瘦的保安给沁婷敬了一个举手礼，他说需要对二位检查一下。

这对于沁婷来说简直是一种侮辱，甚至是人身侵害。她的脸色铁青，却又不便与小保安吵起来，她在心里骂了一句：真瞎了狗眼！准备在他们例行完公事之后就去找值班经理，一定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栗子饭碗难保。

她们被带进一间四壁白墙的房子，探测器一样的东西在相隔身体一拳的位置优雅地扫移，如果是百货商店断然没有这样的礼遇。探测器在泪珠儿身上亮起了红灯，原来她偷了一只口红藏在怀里。

那一瞬间，严沁婷的脑袋嗡地一声，顿时满面潮红，像被人当众剥去了衣服一般无地自容。她恶狠狠地盯着泪珠儿，泪珠儿的脸上却是与她年龄不符的从容。

如果不是小保安的眼光里充满蔑视，那意思是说，别演戏了，你女儿怎么可能用两百多元一支的名牌口红，谁教她的还不一定呢！如果不是这样，沁婷简直要给这个小保安塞小费了，是他让她们进了这间房子，否则在大庭广众之



下，她如何收这个场！

回到家里，沁婷让泪珠儿跪在客厅的地毯上，她手握鸡毛掸喋喋不休地教育女儿。一侧墙壁上的镜子里呈现出她凶恶、歹毒，像用毒苹果害白雪公主的老太婆一般的模样。她头发凌乱，高跟鞋东一只、西一只，人像上了发条般焦躁地走来走去，声音尖厉如金属划玻璃……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吗？她历经苦难，奋斗多年所规划、实施的这套东西，与她想象中的情景面目全非，她陡然地丢掉鸡毛掸，蜷在沙发里哭了起来。

她跟泪珠儿一个星期没说话。

沁婷始知，为什么泪珠儿被两次退回福利院，而院长又“逼”她签下“生死合约”。

她没有后悔，如果她是一个患得患失的人，就不可能有今天骄人的成绩，然而她不可能不抱怨。

一剑和她的丈夫老何组成了一个丁克家庭，在不要孩子的问题上理论多多。有一次她说得振振有词，沁婷不满道，你结婚的时候都三十六岁了，不生也罢。一剑被点了穴，反唇相讥道，你怎么知道我就生不出来？

沁婷没说话，她是一个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沉默的女人。但她心里想，生不生的，何必有那么多的说法？就像老何，在大学里教历史，自己也像历史一样又老又旧，纵是有一肚子的学问也甭想转化成一分钱，听着他神聊你是真开心，看着他整天喝茶、睡觉、看书、盯着金鱼发呆你是真着急。然而，但凡什么人，相见心欢就好。一剑非说他是“和氏璧”，天上难找，地下难寻，仿佛这普天下的女人都不识货似的。

当时的一剑还是单身，正在挑挑拣拣寻寻觅觅之中，有较多的时间陪沁婷说闲话。沁婷一直喜欢一剑的尖刻，说

她的一针见血是无人可以取代的。

述说泪珠儿的种种不是，沁婷的口气犹如儿媳妇抱怨婆婆。一剑没有切身的感受，不以为然道，泪珠儿如醉如痴地抚摩柔软的东西，自然是渴望一种母爱，那是她想象中的母亲的胸怀，至于她收集的那些破烂，它们伴随着她度过寂寞、阴暗的童年，是她不可能离弃的东西，已经成为她情感的一部分。但是说到她偷东西时，一剑便不做声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剑突然说道，我很怀疑泪珠儿的出身，什么原因也没有，就是怀疑，直觉告诉我太过完美的东西事实上很可能是一团糟，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，何况院长一看就是一个万事有所保留的人。

沁婷不快道，又是你那套贼的儿子永远是贼的理论。

我可没这么说，但是出身的确很重要。一剑辩解着。

你的出身也不见得多么高贵。

所以我总也摆脱不了穷人的习气。

沁婷总算无话可说了。

正如院长所预料的那样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严女士就两次来到了他的办公室，不过他并不担心，反正他们之间是有协议的，不怕她反悔。事实上严女士也没有反悔，她一看就是那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性格，她只是来了解泪珠儿是怎么沾染了那么一身毛病？她应该怎么对症下药？

院长语气平和地说，任何一个家庭都是全家人围绕一个孩子转，可是我们人手有限，一个人要管许多孩子，院里还有 70 % 的残障儿童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们都属于社会的阴暗面，原则上不对外，不宣传，所拨的经费也十分有限，当然也就不可能很精心地对待每一个孩子，所以说没妈的孩



子像根草嘛。再说这类孩子的教育始终都是问题,打骂是不行的,说轻了他们又不听,还有一大堆的心理障碍。

严女士说,我就是怀疑你们是否虐待过她,打骂恐怕更是家常便饭了吧?

你看电视剧看得太多了,院长变得严肃起来。我这样对你说吧,能留在我们这儿工作的人,都是值得信任的,许多分配到这儿来的人,干三天才走那已经算是很有爱心的了,大部分人站了站就离开了。我不敢担保我们会把每一个孩子都搂在怀里,但绝没有打骂过他们。至于说到泪珠儿,她恐怕很难改变。

为什么?

院长突然说了一句很文学的话:上帝是不可能公平的,有些人一生下来就没有父母,你说这公平吗?

.....

泪珠儿上学的时候,沁婷替她取了大名:严安,希望她一生平安。

现在看起来,长大成人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,因为时间总是像在飞一样。泪珠儿上中学的时候,金银岛建好了贵族学校,硬件软件配套齐全,高昂的学费吓跑了许多急于用金钱改变身世的人。

学校由一座六层高的主楼和三个辅助性群楼组成。主楼包括了各个班级的教室、多功能教室和电脑室等;群楼中有一座是集食堂、大型浴室以及学生宿舍为一体的,另一座是校长办公室及老师们备课的地方,外加趣味课室,如钢琴房、雕塑间、阅览室等;还有一座楼相当于体育馆,里面有室内恒温游泳池。二楼以上还有台球、壁球、乒乓球、羽毛球

等各种场地。

最气派的是主楼前宽阔的运动场,绿色的草坪一望无际。除了足球场以外,还有篮球场和两个网球场。因为学校建在岛上,所以是不需要围墙的,所有建筑与岛上的高档住宅融为一体,如画的景致似乎只能在豪华电影里才能领略到,如此,它给人的感觉已不是有钱真好,而是地地道道的一个烧钱窝。

然而,巴男一家人并没有成为金钱的奴隶,巴男成为了泪珠儿的同班同学。巴男的父亲是个厕纸商,没有什么文化,基本上算是个暴发户。他生产的阿里巴巴牌卫生纸,广告没有用俊男靓女,而是一条再可爱不过的沙皮狗,叼着厕所里的卫生纸围着地球疯跑,而纸卷就那么源源不断地滚动,白色的纸带始终抽拉不尽。家庭主妇们马上意识到阿里巴巴的特点是实惠,同样的价钱,一卷纸可以用好久,而有些所谓的名牌纸,纸是好纸,架不住中心用硬纸壳做的纸撑大得能塞一个小拳头,一卷纸两天就用完了。

靠着广告与口碑,阿里巴巴的销售量直线上升,迅速占领了市场份额。而家庭主妇们用东西是不容易改变的,她们才是城市的消费大军。永远别小看消费品,电视可以十年不换,卷纸一天没有都不行,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房地产商几乎都是灰头土脸的原因。而一卷再普通不过的阿里巴巴,却改变了巴男一家人的命运。

巴男的家并不住在盛世华庭,巴男的父亲认为花钱住在那种地方简直就是犯罪,他得卖掉多少阿里巴巴才可能赚来这个天文数字!再说他也不习惯装模作样的生活。但是花多少钱培养孩子,他却觉得是值得的,他希望儿子最终能成为一个体面的人。



本来巴男的同学并没有看不起他，是他自己的怪癖引起了别人的注意。上体育课的时候，巴男也穿着名牌运动衣裤，但他从来不穿短裤，不管天气多热，也不管自己出了多少汗，他就这么捂着。巴男个子很高，是校篮球队的前锋，学校统一买了耐克的短裤他也不穿，这把体育老师气毛了，叫了一伙男同学扒他的外裤，其实他的腿什么毛病也没有。这时，突然有一个男同学说，他的腿上怎么一根汗毛也没有，像女生的腿似的！

巴男一声不吭地穿上长裤，从此退出了校篮球队。

据说男人是肉食动物变的，小时候家庭富裕的男孩，因为不缺肉，全身的汗毛就长得凶，腿上的尤其明显，吃糠咽菜的穷人，就光溜得多，只看腿跟大姑娘一样。这种情况到了成年以后便无法改变，所以巴男家富了以后，每天巴男吃驰名太爷鸡、法国咸猪手，也还是脱不掉穷人的胎记。

同学们开始笑话巴男，你看你爸多没文化，生男孩就叫巴男，难道生女孩就叫巴女，那不成了三陪啦！巴男的确有姐姐妹妹，当然不叫巴女，但他也不想申辩，比起别人做银行家的父亲，他自动就矮了一头。

有了巴男的笑话，男孩子们就在暗中攀比谁腿上的汗毛最浓密。老实说，能进贵族学校读书的人都有几个钱，暴发户变得最让人看不起。在运动场上奔跑的男生中，大伙公认谢丹青的汗毛最重，他是一个非常醒目的阳光男孩，虽然不是剑眉星目，那样倒显得太俊俏了，有点咄咄逼人，又有点莫名其妙的招人讨厌，就像鲜甜过了头的汤也会败坏人的胃口一样。丹青只是和谐，无论是他含笑的双眼，还是轻抿而有些上翘的嘴唇，以及他匀称的身材和健康、雄性的特征，都让人感到一种和谐含蓄之美。

这多少有点众望所归，因为丹青的父亲谢怀朴一直是做金融业的，他在一家国有大型信托投资公司任总经理。人们脚下蜿蜒伸展，通向四面八方的公路；人们所看到的有着城市标志作用的雄伟壮观的桥梁；人们在越夜越温柔的时刻享受到的由核电站发送的霓虹彩灯；这些都有可能出自他的手笔。他是总经理，不断地融资投入城市基本建设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推动、发展、深化改革开放成果的原动力。相比之下那些自鸣得意的行业，无论做得多好赚得多么盆满钵满，也不过是女人三角裤上的商标，无足轻重。

更何况谢怀朴的父母又是京城的大官，离休多时，余威不减，听说再往上数，他的太姥姥还是宫里的格格呢。

丹青的母亲鲍雪，身世绝不在谢怀朴之下。虽说她的父亲是军界的一介武夫，但当兵当成了将军总不简单吧！而且祖上还是官僚资本家，父亲本人是黄埔四期的。

谢丹青自然是吃肉长大的，一看就是优良品种。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压根不是什么花心大少，也没有太子爷天生优越的恶习。丹青不仅学习好，而且行为低调，待人更是礼貌得体，乐于助人，是那种家教极好的男孩。

丹青并不知道“汗毛事件”，因为他不是校篮球队的而是羽毛球队的。

泪珠儿长大以后，果然貌不出众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只穿袋袋裤配运动鞋，喜欢眯着眼睛，目光空洞漂浮，一脸的百无聊赖。沁婷原本希望她成为黑发披肩长裙飘曳一身书卷气的女孩，看来是根本没戏了。

而且长大以后的泪珠儿再也不哭了，仿佛幼年时已经把眼泪流完。凡事必定自行解决，等明星签名等上个三天



三夜也绝不叫苦叫累。

其实泪珠儿也是一个体育迷，不光大小球拿起来就会，田径更是她的强项，短跑像一阵风，呼地一下就到达了终点；长跑只觉她脚底一弹一弹的，双腿修长健美，湿漉漉的头发像钢针一样倔强挺拔，不肯低垂，让人感到有一股挡不住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。

既然都爱体育，又都住在盛世华庭，好像泪珠儿和谢丹青若不成为志同道合的死党，至少也应该是好朋友。可是他们俩就像天体里的看似相近其实隔着十万八千里的星辰，甚至从不互望一眼。一方面，围着丹青的女孩实在太多了，就差没打出“丹青丹青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”的横幅，丹青不仅没有注意过泪珠儿，就是别的女孩他也没怎么注意，他的心思都在电脑、足球、航空表演之类的兴趣上；而另一方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泪珠儿对那些名门望族的后代有一种天然的敌意，她每每幻想着只要自己有能力、有可能，一定冷漠残酷地对待他们。她不知道这算不算是穷人与生俱来的烙印。

所以在同学中，泪珠儿和巴男的关系比较好，毕竟他是弱者，是被压迫被损害的一类，泪珠儿就愿意跟他亲近。对泪珠儿来说，这是本能。

一天放学之后，泪珠儿最后一个走出教室，家庭对她来说是可有可无的，所以她每天离开学校时总是拖拖拉拉，不像别的同学那样，放学如同大赦，往家跑就像赶着去投胎一样。

她无意中发现巴男一个人坐在运动场的篮球架下，垂头丧气，两眼像死鱼似的黯淡无光。泪珠儿走过去说，你要是想玩球，我陪你玩三步跨篮。巴男说，我哪还有心思玩啊，我死的心都有。泪珠儿哼了一声，表示不屑，问道，又怎

么了？巴男说这次考试又考砸了，你说我怎么敢回家！泪珠儿说我考得也不好，回去也是听埋怨，但反正是中段考，不是那么紧要吧。巴男说，中段考还不紧要？我上回就是一个当堂测验不及格，卷子被我爸无意间看到，扔过来一只44号大塑胶拖鞋砸在我头上，到现在一按还痛，他这个人是不听你讲什么道理的，脾气又暴躁，全家人都怕他。

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，不知不觉天黑了下来。巴男说我真的是不敢回去，而且也真的觉得做人没什么意思，被老师骂，被爸妈骂，还要被同学看不起，说起我最快意的一件事，那就是我想到我自杀而死，遗书也不留一封，所有认识我的人都在哭，觉得他们对不起我，很后悔很后悔他们曾经那样对待过我。

巴男说这话的时候很轻松，还对泪珠儿笑了笑，但却不是说说而已。

这时的泪珠儿就很感动，因为她除了自己摆弄那些不值钱的收藏之外，再就是在心里自言自语了，还从来没有人对她讲过这么隐秘的话，当下就认定巴男是自己的知己，所以胸口一热道，走，我陪你回家。

中段考的时间是很公开的，巴男一家人都在等着他的考试成绩，见天黑了他都不敢露头，心里也有了七八分的底，所以一家人的脸上都不好看。他父亲更是黑口黑面，根本没有看见走在巴男身后的泪珠儿，一见儿子，便操起手边的小竹凳。但他扬起的手被泪珠儿年轻有力的手架住了。泪珠儿说，阿叔，巴男考试没考好，心里已经很难受了，他不敢回家，差点去买敌敌畏，你不要这样对他好不好？巴男的爸爸气道，那干吗不去？现在就去死啊，我保证不掉一滴眼泪！